宋 朝 詔 令 集

到聖昭德海凌宗天皇太后問下說囚犯辰馬董殿之均與睦隣修四月日始孫大宋皇帝趙致書于我科母大逸慈親仁和文忠此若 廣等回等本書限排不宣謹白 華面之中處致與常以行就載水至言将紹深未入利州视春徒商 孝天祐皇帝湖下天陽后夏郎紀於延領国寄惟都情敢於永文本 四月日姓大宋皇帝謹敢書于私大遊監文神武全功大卷照仁后 宋祖大站今县 卷第二百三十一 政事八十四 契丹五 四舒五 因人完皇太后衙囚天節考 四大造有因天節書 三野人野分果 人名多色

拜益與保顾用符恥协分差其官充皇太后生成固信使式修禮聘孝 天祐皇中間下日紀将窮時寒死若絕想喜都之德完終沖度之十二日於大京皇帝謹致書于权火追聖文神武会功大器既仁春 是紀於延辰周成使松本将禮學益因善鄭之好永終萬好之被今期聖昭德廣爱宗天皇太后 割下票烈凝除前臨於抄藏柔嘉疏德十二月經孫大宋皇帝設致書于叔祖 好大違慈懿仁和文應純芬有大追呈太后生辰書 **送米官充止及罔信伙割有少禮物其務別個專奉書陳賀不宣經** 軍節度使即律學等回事奉書原附不宣註白 有大造呈太后生辰書 問狀人造言

好順使腳之指誠詞致我存幣儀無限永惟感得用喻名言今懷化

往使到有少種物具點別隔導本者陳留不宣謹白 其官免正旦国信徒副有少禮物其裁別相遇奉書陳仍不宣謹白 我介此体竟将信幣之族中講各都之好以言你何曷完教陳今差孝國聖昭德廣受宗天皇太后周下 天今開端成陽協言細谁柔他正月一日赶孫大宋皇帝謹改書于 叔祖母大遼慈點仁和文惠礼 俸孝天枯里帝問下成律學新物華省始春奇憐之祖交為于世雅 優端月之元萬路了時在是松快将往改慶係公云果官充正四國 正月一日姓人宋皇帝蓝致書于秋大遊聖之神武全功大惠犯仁 有大迎正旦書 回大途付正旦書

寺逆城懷不宣建白

贺大逸皇太后正旦書

勤致赔偿而属职具承亲庭改介纯指更其够将用符税软令林才勤定昭德底爱宗天皇太后 前下 荐廷使指嗣講隣和形書意以彌四月日姓孫大宋皇帝谨致書于叔祖母大連慈能仁和文惠此孝 将度味言許之沒存於信幣之豊嘉載載者私良深欣感分孟州觀處孝人枯里帝問下成元協言属差物之開祭都獨修雅有使指之 廖孝天花皇帝尚で盛冬布今方寒冱之者時獨月紀晨軍壽昌之十二月日姓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畧服*仁刊竹大遼*庄辰書 與後軍節度使衛格回寻奉吉陳谢不宣謹白 正月一日姓大宋皇帝楚武言于私大造聖文神武全功大略照仁 祭徒即律寧等回考本書除不宣程白 回大遊呈太后書

州之內國籍共存等造官司各加援事旗事由所告国強狗從或誠 施有萬字豈重尺上之利而好罪世之欲况经界之間形勢可指方 信行獨論追都之臣常越封都之守獨今移從以後舊常獨惟而朝 禁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事配減幅以達誠懷不宣謹白 府廷使指來脫記封歷版二国之好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都剪深執 之後茂殺我之和中造使始往修隣将更折升者用想勒信令差 孝弱空的德库定宗人呈太后問下歲律将於寒城載傷面想亲若 十二月日好旅大宋里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逐惡懿仁和文惡統 充生辰国存徒副少有禮物其諸别幅專奉音陳賀不宣設白 問福持點信介往过誠作其将慶幣之属用永胜都之好今差某官 問候大迎皇太后書 於 契丹 图 土書

之行盖其珍嗣吏孫正社 之行盖其珍嗣吏孫正社 之洪 孝到聖昭德廣凌宗天皇太后問下好為抄冬方洞陰之用事度往十二月日好孫大家皇帝謹致書士叔祖母大逐慈號仁和文惠統 境候之細故也分還使具達本因緬料英聽洞原照悉有侵衛何各敗正而又每戒祖吏今遵誓官野喻創生之事端亦否 十二月日經大來皇帝該致善于取大逸聖文神武全功大暴惡仁 柔則紀徒日之及期中追使船违将賜常用莊監都之好益故介寺 勞入这皇帝止及書 問候大遊書

必於分水以安水極府設解期以與師而移玩,宣其您年之信約逐審金僧之臣萬肯倉復地之凡尋特欲辨論徒無侵越而行人留祭 官司份從辨正常守封圻之得以需事對之分而信使未通師七先兩朝維好六紀于兹事師故常報存悠久此亦使指衛及追卸已約 這重合合人心思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禮王之傳各安生聚不盡置公移之罰證迷選臣之議獨尤告病之想期深認事此多非問 國之本謀兹柱船車 再出面問重加陽帶獨見微係然論與事之徒 势非一察親學西匹之倫武要該諸宗之提封後索大過比無提驗 其役杖侯民傷射巡兵學本力争殊非知義至欲尚中獨座位特政 欲同意视又不準從職用華迷添成鴻潭病意有司之失指首非典 於臣工徒次指都席尤罪於為主教從理在終就略言且也接三川 以個故而使衛已來與國道為中這仍今職守礼改清封巡察英院

右原張大夫大原縣州图伯食邑九百户赐家金魚袋王涉臣皇城好於两科吃仍使彩扇将禮帶 底凝毒狂式副願言今差期請大夫 現仁本孝大祐皇帝門"摩易蔵元於新於于萬物仰題慈族修舊 重造徒遊感得点常名言強衛 **风典仁将交修世好属及惡之令月紀起育之初是將值帶以致減** 正月一日姓孫大宋里帝謹致書于取祖大逐聖文神武全功大器 正陽載候記日府期茂惟絕好之實弱風有延龄之慶祝其府信幣 務船車而即度及所奇版扇副顾言 回大连呈本仍同天部書 皇帝建太皇太后獨大追正三書 賀大近皇帝生辰書

洞加照悉

奉書陳州不定程白 者行具建東各成軍之懷言宣莫答今因利州視察使滿眼并回專 截庫到收的都府天水即問回侯食已一千一百户楊安立立立 中獨及車往陳信帶永古於衛昌蘇諭陳今差中数大夫行司農少 正月一日 三三百年之好既訴於春朝尚壽之儀派陳於收殿恭司皇帝进太皇太后回大遼賀正旦書 納上競軍南陽縣開因的食色七百戸賜緊全原袋晁端房西京左 正目一日云云啟嚴於春共謂三國之度寄衛維好茂落五福之拜 國信徒副有少禮物具務副福考奉書陳獨不宣謹自 使上騎都府貨里城州國伯食邑九百户李嗣做充太皇太后正旦 皇帝書 といけんなかまったうは

十一月云三寒律既周赴辰载紀恭被悉尉之站件修废幣之儀永生一月云三寒往太皇太后賀大遼生辰書之私福益州得設式副廟言云云 音提飲得於惡音具為感怿未易名言今宗義軍節度使萧宗等回之月日云言 若月今辰為生壽母沙函重幣交度實都也恭致於德皇帝 建水兰太三四人速省中成節書礼和 泉然禮帶中以言詞此得之罪教楊固完今因高州親察使耶律度正月一日公司東風楊應感祖蔵之史新遠徒交馳導教言而詩舊 符回云云 皇帝回問侯吉同山

十二月一日 三云 嘉平紀月震風惟時為兹炭徒之來重以慈問之 中仍从中尾将禮部獨行若獨永介此落之云 临遗处船往陳信幣其為改務莫盡名言之云十二月日云云大昌選官攝提正丑載協設彌之後水府馬考之拜 益具保順永殿寺戰三三 正日一日云云歲律摩斯都敢再請恭被惩問之訴远通復浴之誠、皇帝達太皇太后得入追正旦書 正月一日云云三陽朋來度二儀之交本两朝絕好指萬民之阜昌 皇帝何大逸生衣書 皇帝獨人遊亦之吉 公司公司 とかっと

介青原式符項務更所調衛以副廟言云云

七月日云云 船車信幣已修定度之係大索好音疫請久要之信為 陷棄即九边紀榜盐與保順式符金飲立立 問詞幣之無陰誠情文之倫至廟言欣感難悉定陳云云十二月日三二世姓寶都中以無窮之好歲即華徒及蘇我風之及 过来方重修問禮感的之素教述雜問立立 七月日云云星大西流度意開之就日星年北五時隣國之或言选 **桃衣芳回云云** 問弄因为付悉致誠言的感之深教陳用完今写圖軍節侵使即律 至帝四大遊有照怪節書 皇帝连太皇太后回大遊有坤成部書 皇帝回天遊問後書 皇帝回大遊賀正旦吉

宋朝大站分集卷芽二百三十一 徐城等已追永惟欣斌英充言宣云云正日日云云正成腹端远勤於華使慈聞申處重楊於外函省侍之正日日云云正成腹端远勤於華使慈聞申處重楊於外函省侍之 交份城情文之內至益深雅好良極欣信立立 十二月日云云挺日截陷都放成請到強難返察到不衛作信收之 帝精華書詞溫將敢惟雅與良極成惟今春州觀察使即律净等回 正月日云云獻成於分方犯永年之度時都及好五份典世之飲信 皇帝回大途有典龍部告 皇帝连太皇太后回大遊街正旦書

A Holes Charles ...

自取死傷數以為計報畫为居象清胃歸更為語誕之詞往求拯較要害犯程壽衡鄉於去藏之冬復驅諸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两自要告犯程壽衡鄉於去藏之冬復驅諸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两的設為此常陳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于之分面容漫文變許多端庭共恢入党姦惟函夏之八印乃本朝之藩與由加封殖裡獲安完武告献府園和好於萬年便御馳將建誠心于二圈則永均於外戚裁言載府園和好於萬年便御馳將建誠心于二圈則永均於外戚就手載府園和好於萬年便御馳將建誠心于二圈則永均於外戚就手載府園和好於萬年便御馳將建誠心于二圈則永均於外戚就 政事八十五 四向 五 シューラー かっこうこ

宋朝大的今集奏穿二百三十二

之臣寄视情偽之状僬或徒為空話吃當姦誤習示亲从之刑終懷固守傳示無窮矧投夏人自知因戲哀祈請命屬叩追閱己戒封履益於两朝祖宗贻謀斯為善美子孫絕志其可辨忘今者詐味虧解平之意深同休外覽之情至改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終一舉城無相機城非得已猶於信誓殊不相関惟者與宗致書此祖新協力荡相為初和は以華城将之穆幹禮職財於深意事運異於前閉緬料 清和異加存為精造使人點引火 聽命無遭即常徐度可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惡這次完個惟方属宽何之志則決須討伐雜議於容若出自至城深悔前罪巧言可信 回約子

之力於領之甚於此可知來聽之間因應洞此必問深加祖却乃所

去冬又於涇原路攻打城泰近二十 日 戏城之人被粮得治不香苇水於陕西河東作逝不一無非世子同行舉國家兵攻图州軍城泰封冊許今朝貢原成粉金串又違官與之分直顧界而校许反應前 須出兵时逐科深及於控犯城尚來 路修兵城落紫其奔街夏人自 教智弱力在方方追野儿之日前想過不為不重以此逐路追臣各 青羽要这林牙衛的問罪尚不後心道弱通過民二三百户人議文 知罪惡深重乃更精造統新在非文选干告北朝求為收助緣南北 即好之地昨自元里以来累次學兵化塞中問亦勇敢其罪死加以 我本親仍仰後直臨 战境又云 恐因 北軍深入却附资朝或再乞訴 朝百年和好情養立你有同一家夏圖孔順罪惡如此在北朝两 共起無群處麻四年與官皇帝致書在官皇帝云泰尚七式年 となんなべき うきしょ

夏函自李往远之後追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強土並是當明

本旅於於存在在在指後於時說我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在熟料光復院追事物既讨除再幸逃方攻城无惡而夏國東告元天云七副童 近不之何行我想因外之教烦恼外學之情以惟此前與宗皇帝存矣又云為於情除之津已得行軍兵為時如次提日感因危難悔可 帳倉我能京之你及此好盡樂本為於照期無道非的荒民全條次 軍告紀千里致行又云喜提騎旅往起原采即收行好义中印設盗 云是自古我犯成冠境先服我搬直衛洪河尋構浮界泊成成型六 私合不為司有務於一學誠無益於而朝立皇站二年根西征回則 說和情最原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收提別犯言

黨根我親衛馬友爱之似深在為平之亦可又云清服亂軍式首件

改依常作首編惟英格勿賜允從又處成五年書云元史銀其光

之不監視所仍为務年定以斯直又至站元并再限由在云九天何

前来自一面也追應从當計前方在之時指為茶順以段我追絡伙 本當問的人以此問這伙狗和之此見今追臣與之商量及城夏人 朝信誓及久未和好殊不利干其夏人近以事为国家见果次时割 夏人果年於當胡礼選作過理分付亦是今來者是嚴逐係祭於兩巨茶不可於分致口害詞及所立誓約子細閱達尋其過至奉者提 逐臣審察見得情偽者依前於許內當為縣後後少蘇後來作過則 瑜命且云回母夷亡若臣投首改造使告京前罪縁夏國久失臣節 禁城察並無與北朝追不相近之處即非有过两朝信無見科北朝 我日孫在於相與之心宜有加於前日今远以夏人前處之故能所 理須将罪及行討代若果是出於至城根罪施介示當的支息接該 干告配移文計合义近次初知思识当日共乐皇帝書義指異况而 えんなんとうちゃっ

相及為被固稱法終前則私當到勿賜允徒今米两朝教好成久於

度徒前移如等国界本書限謝不次設白的使華之聘函書書度随即見拟首念春私祈沒懷城今保定即即仁格考天祐皇帝尚下心苦祇府殿分嗣守丕阅由弘都穿之教前九月日延孫大宋皇帝建致書于叔祖大進程之神武全功大略既 度微的造使粘性特勢學於中是紀治介各被今是左朝該大夫武 股上房各天私皇帝周下王承投時首的於歐瓷寶都被好用講於 正月一日经将大家里帝禁及言于及祖大途里支神武全功大必 涡股御上柱图河東那問四公食己三百戶賜於全無祭召神鄉四 問門徒上通軍天水縣問國男食色三百戶超去将先正上回花 有大边皇帝 正旦言

四大追呈帝仍公有任者

清梁九日仍祥日成服舉完合太常禮院祥定以開一震張是中追悼之儀以示我和之近直報視期之日禁在京及縣息 院該通路岳五十年股級全石之情 在乎那然之回忽開哀扑良 狀以大道至帝部修前世之好难息而明之民信帶交次两名祖聘 礼之候也以好音副之在常情文奏厚成荷盖皆人始千年即定枝 仁為芳天站皇帝問了良月旗時初紀起猶之部善都敦丹追申爱 即将等同考奉告陳期不次於白 十月日姓為大宗皇帝姓致吉于叔祖 大遊聖文神武全功大外院 為北遊里帝報朝禁污樂學完成服站此用而於 回大定里帝何天京即吉

副有少禮物具如別指再奉書陳有不以送白

育屋抵實思見我以去人員然前兵而職武退防之事次京俗知初 常寺群定以開 料運司過以指揮到亦其樂人口指日衛禮樂學及成服宜分大 計音是五張行手係发中例俗之情以盖取和之意面持故規朝之 石幣以柳貫打入奏偷己并志明云望道久通和事服君臨人實干 成以大途里文神武公功大略照仁感孝天站皇帝庭德在任四十 日原禁在京音樂大日散視朝日為松具河北河東公送州軍国今 七年五原都教交配使常語信於照紅好息民两朝生室追禁康衛 思然受放者在两朝忽视計方良深哀求宜根認納大口 為大逐主報到禁係果及成脈結定并持因之外 賜王祖忠 治以はしな

以於丹因母我修都好五犯于原問她使情之未無置信函之問

言所該通和固己端的乞早這一人到此商量再開奏來仍己該悉 你高該於我因主永因於家國安民經過今与是後况收自 守正基 專差快分致當大進止於旦夕之間今自以照前去於可具言此意 你也透此你說我於文德差書題於武功親此未有因可亦是已聽 今年二十六日石等這人野到鄉書封奏此和己衙得近降手的及 息田方之受幣定多殿場未布成月本以今明八形支状行爲於和 須從追事因爲五年之教既絕收人送捐于为之及內地之交兵不 附追臣間奏 城亦楊素懷子為列日柳开各近此意具城事直復有高有之言即 復典我甲今見封疏深品題照取首有家庭為人人母沒各於條耳 因何承原上言之差使往其特亦允所表面役別無听問相次追除 赐王起忠其徒元

按被付任 阻尚在天祖今首付利用手指司封付即使可開於大道進人齊退 阻為在天祖今首付利用手指司封付即使可開於大道進人齊退 曹霸等以仰辰状表曾引用社原报仰众人提接前去尋問追路致的其內朝之精得以通过 出其內朝之精得以通过 北湖人使口国哥今經昌同去俗派書誓明遠越帳两朝記藏於於留今府門為命令結婚去勾取候利用終到大連可今時赴問留今府門於命令結婚去勾取候利用終到大連可今時赴問部外用往收今張時到問再覧卿奏果湖大群軍以本俸記者尚且指避者来牵導候後命昨自孫宗等回後尋降手指與天旗軍令連發 赐王徒志站子母四八十十

其書即不可於到限開北京随限於懷於別之情奈所不可於如告後期就等附來書內乞朕再寫從命別發書題之外北界保御即引近目信使何者奏封備惠平如無忠略明無罪圖年守奏昨時切到近目信使仍者奏封備惠平如無忠略明無罪圖年守奏昨時切到 行分面人命追司量出兵甲剪除服盗妄務人民若遇此界兵远令所在外村不進之華或北朝流散役人復知不出軍兵返結黨朝范明軍不得更出其馬今被追鹿奏散人民却有虧後移入州成扈是則軍不得更出其馬今被追鹿奏散人民却有虧後移入州成扈是盟有姓及期於安堵逐今諸州放出老小各逐皆生仍叛諸路部者 原不新等的 法御瓦納具敢楊書今歸後共市和平之意免楊南北之清同上成 或我雅明仍問此朝治察軍之中楊帯水小前去院離然侯欲可問或我雅明仍問此朝治察軍之中楊帯水小前去院離然侯欲可問 其述事意物可以此述于此朝若有深騎将兵請即抽取完全相見

厚追謝獨該推漏誠洞追股急於上寫若固母以鄉首荷追追情許野後候鄉到問則當亦與後幣者之為各底所家質之於神明告之於京廟僕少偷於大信是有国書之為各底所家質之於神明告之於京廟僕少偷於大信是有国

上京本部合東北大

宋明大站今禁春第二百三十二

使对大水即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明姓趟名保言仍放朝湖許從道之者至了順之就使兄弟以如初保外候之於我納灣內觀察及是宜及賜之國姓得預於宗監授以廣專用終於部路爾其體區之界固實延於十世銀夏等州養落使奉經還馳稅沙漢裝度旌旗之家固實延於十世銀夏等州養落使奉經還馳稅沙漠裝度旌旗之家固實延於十世銀夏等州養落使奉經還馳稅沙漠裝度旌旗在常田縣投入時長整丹書而念復疆場之事雖守在於田都熟以王者推赤心以待天整丹書而念復疆場之事雖守在於田都熟以王者推赤心以待天整丹書而念復疆場之事雖守在於田都熟以王者推赤心以待天整丹書而念復疆場之事雖守在於田都熟以 西夏一四商六 四商六 四商六 不利大治今集本第二百三十三 界云七相次即 延路鈴船張崇贵表稱得汝回言云葵雪未畢難發近提西路線造訪州奏汝久族下蕃部継續来投其言汝久於靈州賜趙德明詔珠聽元年 **貢珍彰成逐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熟可光禄大大檢校太方議推恩值軒內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服追耿躬之網位俄封疏以民趙伝吉天資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保御家先帝早深注意** 衣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于過陆表有勇敢朝廷弱以土地接之 **尉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終静等州龍察使置押器落等使** 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仍賜功臣 親察仗金原光禄人夫檢校太侍無御史大夫上在國天水即問國 天然私復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葵倫仗順者享其高位銀州管內 -1

銀州觀察使趙保吉除定難軍即度使制五道元年十

利用建侵外監方國無字取為與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匹熱賢而利用建侵外監方國無字取為與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匹熱野而在在就用領温部今陳信誓洞見何翰嘉與之懷落與良積 专典汝期約商議想宜如悉 即終期放志巡副张心今覧奏陳遊云夜逝况早辦宗為曹羽侯落隔二紀之散教服為人父母富有豪區思息戴以安民俟翰城而改節在其於心誠亦本志順通後始因問謀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父 弗校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徒 明製其令緒前有長十舉宗務 又緣信人未至听以思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自達予問能不傷數念汝守兹空塞方在若數属此艱難該博哀慕 卿門承熟緒世享國封展拜章函未修贡職領為屏熱以紹祖先朕 答趙德明整表於保格三年

照何班,且国家奄宅中區統第四海湖惟覆章宣法通過顾茲西北寧追侯其於春侍因異群倫今者特責丹誠於陳奏凱許依緣述深即世濟熱庸任陰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散津賜推忠依順亮即湖戴功臣仍依内地節度使例给俸 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二千户 太師無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肯靜等州管內觀長期宣翼載之勤惕質混同之化永作藩輔不其美欣可特進檢校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因同幣碼以綿之眷言恭順宜及爽楽是用建上将之旌旗拐真王之印綬繼乃舊 命代之荣奕世荷殿并之将務尊王室動守朝経率職獻照抖章請 之歷素為標帶之地曷當不敢之貴都示以懷張至於将即之臣但

特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執祖叔奔擅與甲兵凡於交争須盡公理終之前喜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今鄜延涇原環度麟府等於部署發展度春穹吳永宗清净推恩示信六合同風番惟恭順之心益目初 當事魚群表奏倫述其由觀卿明誠頗完積點另今於於俱應游章 見端倪互相証載或因緣換宿增舒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影亦為字來性於說異同部族食殘展轉餓報獨過生口彼此交遷其如不 門下联仰未訟誤嗣臨實任負荷之重方若法於大川前實之行宜 趙徳明進尚書今如思制出無元并下不得更有就臣各通紀律共守持題言念之物不忘監察 其有廣占阡陌隐庇逃亡宣時勘窮押送所管如木道亦仰嚴勒部 伸樂俗之成难関防是守难盟款是遵府客侵漁庶安境上所有文

普均於百群其有龍聯宗籍位冠侯落早除皆族之熟過重守方之

古今点中古今使持即都督夏州站軍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題軍部 結果推茂陸式獎殊庸露泥鮮之繳章冠天臺之崇扶仍增多色復 進重封仍示罷禁斯為異数於成亨嘉之運方在於統同於顧之思 侍方才 昭於亮即屏于西夏克北英散属于野作之初縣乃成邦之 乞昭於疾注往服休命保訴永圖可持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博尚 後無終委其外察之極龍以真正之虧整軍講事獨楊於善經述職 府忠紀之性本自於天資母正之機盖由乎神授而自存煙定成賜 千户食實封五千户趙德明山河東粹象結佛精武洞兵都學該義 内觀察處置押審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 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五食色一萬六 仁保順統武鹿即守正胡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看静等州管 民國大海今後 卷三百三十二

寄属兹纂紹特示侵侵告于雜羅之庭錫以然給之命推忠宣德崇

初你明近後環廣等路部等於輕司等奏報於這熟户遇相驚擾結立是明近後環路內局諸部論超德明語又展原子 药任除唇輪素傾輸於城即用係又於發隱昨以守逸之臣失於撫集部放固統堡塞已降宣命添差軍馬住彼無過去就事卿世濟熟 遠或未周知惟師該塞有方受民在念遠於朝古該體予表養聯西 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功臣敬官熟如故 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散力幸昭來助之後上帝降臨西平王趙徳明思制如礼平 深不忘緊疾 御致內為之諸部忽然擾以交征朝廷好務成懷特加指輯想即在 式廣逐行之處養推邦屏格京朝秀沒格过職之動是與時庸之命

皮夏銀綏宥都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者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

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統誠亮即協恭守正湖戴功臣定數軍節度逐 管內親祭庭置押器落等使正平王加食色一千户食實到四百户 與宋章而彌辱前成鉅典宜沛洪思增井赋之田计於書社楊雲墨 尉守太傅尚書令無中書今使持即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 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節軍節官員銀級看前等州 嘉休慎周西夏可特投於前檢板太師守太傅尚書令無中書令徒 拍載刑馬而誓元侯以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的成道謹度之終欽與 之就以示在功該此恭後運動雅教於武歸於临以先同姓受福攸 請軍志於中機遇隔載證本上毛於內府時事先份弱成惠以無資 東即信順存城善濟美於世熟能納忠於正室総設千乘到其四封 上柱因西平王食色一萬八千户食實打五十八百户超德明商恭 级 经宥部等州管内视察處置押審落等使開府俄同三司檢校太

姓於宗籍成賢総世爾定国之於武書盟府之熟既武山河之誓隆 立於事親思信長於御家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将節於過衙賜同 常一千户食質到上千户趙徳明男元果老帳吳追我即堅明学林 班土受民雄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及世乃養西陈 超元吴静難軍節度西平王制四随死年十 停尚言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一 師無侍中持即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殺 前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着落等使問府係同三司松校太師守太 之守方時外祭之告式消刑辰府告列位故定難軍前度夏銀綏有 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願帳勿忘欽率可持按特追檢校太

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然故亮節協恭守正在運到戴功臣散官

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湖戴功臣 旅把秋輕之縣公道軍校冒服使車列贖自陳欺天图畏既張近節 拼大思而背惠反常 致忠夜信惜舉 因號扇惑着張跳彩丹姓之涯 貨假我明命取重語悉因當竭大馬之勒於消埃之報克守先禁以 發真三靈視同姓金絮有秋終釋以周其窮関市弗該員還以通其 世西夏控京朝迁録守方之忠憫稱悉之禮城於重照付以節花名 除殘者因限於荒脈病馬通祖時或敢獨趙元其我漢除於追用小 昔当氏弗依首羅隱窟到支自立終伏漢該盖犯順者無赦於國章 種性合地毒总负限食的頑表於推弄傲悖成於壮菌最者德州即 合舉明刑朕深憐怠熟特加添覆横過群該察賜子書代其方命之

宥静等州管内视察处置押審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户

苟戈疑並進則玉石具分且伴列於購刊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夫肆狂飲求何罪况元異奇從濟欲盜殺逞威名首外奔諸帳懷貳 抗解胸采偏師性平於冗趣來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役至敢照率配款張切塞民騰告文符誘祖區落而朝臣列奏追史 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属籍惟彼諸部素養本朝迎此姦 庶 完遂其其該俊能結當隔奏執成过功又當出沈前污申明厚赏國有 信誓妈如丹青應賞等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布告 惩開以自新之路發送來介俱還寫好無遇善而草音終情遠而迷 體以懷

之後其前掠李過将校及著漢人户各更不取索自今銀追著漢人動省所進誓表稱兩國不通和好已思以年追腰倭終从敵今立誓

賜

西夏部十月原安

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翁一十三萬疋銀五萬町茶二及他處追境見今香沒人户往坐之處或乙以酱漢為界仍於本界臣近者以本國城案進納朝廷具係拷樣銀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 七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敢干朝近只令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千疋並赐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十两細衣第一千疋衣着一千足次 賜銀五千两絹五千灰谷五十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两獨五萬斤追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緒一萬及茶五萬斤進本賀正回 治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些表代詩藏于盟府事具悉朕臨制 已領賜誓記盖欲世也遵承永以為好應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以 四海南北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各未於信整智之 月要之思神及諸子孫水無偷變中度惡至朕甚恭之何問来誓

逃背追抗不得遇相聚逐酬赛並逐時送逐宿州保安軍無式隐避

維度原四年歲次甲申十一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是日於

冊夏图主文

成首夏后清四海建方伯化克义安漢氏載甲令那方因於以長林 是為指古咨詢義實沉致而敬請恭以柔撫爱有家保于右張惟爾 何則外為全屈既有以为其绩內信感皆亦所以其其混人於弱命

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能以言社先於乃利我國家歲時本明侵介 易象復順之常嘉具自新待以殊禮沉絕世雖烈委前有初推顯前 存恤者在盟府就為輕散泊爾家嗣率乃指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 遊道志個內套誓言外的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於惟春秋功除之法 有言都民未子師兵久成而能追念前皆自好本朝騰軍累請遣使

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共策副之印經今達尚書祠部員外印張子

東國民族分并各首十五

禁暴克经商功肤固不总底定於西陆也性飲哉其光腐冠命可不册命商為大夏國主水為外為輔大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與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問門 祇候延州都監張上元充副使持 即與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問門 祇候延州都監張上元充副使持 即

宋問大始今禁表第二百三十三

ヹ

邊属户審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拍該而歸骨內住坐水不係逃青之給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為悠久之計爰因数請亦盡翰陳去冬常有向府典冊形格因封方跡歲月之周自因丹青之信忽被太順且覧 宋朝大治令原卷第二百三十四 界雖係指造户亦不為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語所載為定其點 人無誓部所不裁通因來奏更改誓係已放題臣自今如有逃過沒人無誓部所不裁通因來奏更改誓係已放題臣自今如有逃過沒 水好以副胀惊 政事 ハーン 四夏二 四個人 賜夏国主治之月已五 賜夏國主部四月中代

自用 尚古刑部員外部張子真於保安軍討會差來人將追不事即面更 的夏国主丧矣之後去子之大節明時之禮因灰之至思春也忠順 羅事斯則前皆立制已有定規然應其問或有事理更須通晓今差 智受冊封倫制裁即心配領于忠順 証益保於您長比閱奏因尚陳 題更切級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 喜後因主之意意 所盖事條已獨下過將遵守彼所賭開更在嚴舒 送本尼今听請欲以此一事問入前來整部用以秘戒以影悠速狀 推的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班係前属户者即亦不容納即當即 具冊已應處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股於君臣之義尤為初終 賜 夏国主開贈的虎外上年十二

美而非因姿勢的勤王恭迪至懷克為前烈今造尚書户部員外即 永為宋落桐夫非忠無以事于上匯孝無以継其先欽我林承禮命 任顧充冊被使供偽庫副使家守的充副使持即冊命爾為夏因主 係于西旗惟爾係壹乃心放率王命載于甲令題有休庸惟爾者易 古中命盖天下之成憲也治關謀於生而沈正幻且停察能無有架 皇帝者曰於成昔周追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 册夏國主京祚文院照八年故京都示想宜知悉冬寒北平安好否言指不多及 幼順光府電禄京於不永祖謝以附亞閱遺章伊爾嗣服初 推済

之科軍厚良禁之恤無恐茶毒深用刪獨併達使車勉屑慰錫分差

思使原惟忠充而慰伏蔗明安葵故母物色其如别録至可領也

守土之勤巡散松翰不总数與今四賜銀絹恭等其如別録至可仍 萬邦成京於王正初貢以時與世克修於藩職載問充庭之行派性 好否書指不多及 部夏国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縣共一百疋頭事具悉複端紀成 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其賜目鼓茲站示想宜知述春寒比平安 肠夏图土进养賀正馬馳

詔夏国主省···· 奏伏為新建精藍栽請贖大藏餘快載料等其常例

賜夏四主賴大旅經記去以三年

無窮毒乃此故果於為信所宜附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敢終并 終以我牌等已今印造候者祐七年正旦追奉人到問至将給付故 馬七十疋紀印造工直供祭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近至時 乞路時就終事具悉封奏中來被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

回賜銀綺於等具如別福至可負也具差來人不明物也亦具明目 律王朝班常我性落了之度爰任風宜之貢有坚動即良原義機今 儀雖然在信候常到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的以保終十掛民母忍 部夏岡 ji 署重爵以使奉告私到方追吏拒選仍復精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 語夏國主姓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溪番賴人爾弗斯于前烈題霜 是国以好我有那之對今後所差使人即不行借從故於示論想用 联親覧前画而将武王命蹇如听 聞 朕疑風俗荒遠未追朔廷之 主省所差人也未省正旦馬能共一百頭又事具悉春元愈 賜夏周主不得借报站 賜夏國主正旦追馬乾韵表的七年

杰

治示想宜知悉表演此平安好否當指不多及

妈

夏

目外候等之图张方面介充了 5.2 人,有者被给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淡保迎接事具悉使侍之此為规日用著被给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淡保迎接事具悉使侍之此為规 具體地誠如川沒儀只依非來張宗義而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品 rb危候不重修該為校易于是鳩集材用羊故局尚来年七月日 通表函於信介易服用於上都體題亂就勤于衛化特後開光用後几有買賣 将降指揮無令銀阻以開事具悉善蔡前修送守西盟國主者而奏買惧頭帽子并 紅鞋牌帶 及紅鞋視等物件气從 人候亭之陋能舒而新既有 世版之忠又樂邦依之慕忽披來於 刨 私己令管勾都弯西解所依例收買應到 主省所奏非因宥州中覆稱迎接例是使命能守恐随年 勝夏国主乞買物品 駶 夏國主己版大藏經治

印造供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問給付 以以 松夏國主上史降福萬國經衣赴達使人肅中想禮情難深於永恭 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且循守有規 之化特遇祖父之規選問来車盖無前比宜敦商守難伯所依自西 功故就考工即情原臣以開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 記夏國主首所奏盖以番方素稀工巧變等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 找頭 拜理於秋文栽省控除所宜 開充其請贖於文已指揮印於吃 関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為蘇群建靜趣喜觀心於法一文以俟至時幸無給賜所有信例紙墨工直為七十疋續其進止 夏國主省所奏請賴佛經大藏鐵牌經快等欲乞特降唇音印造 楊夏國主今後表章如信稱赐姓名 賜夏國主仁工匠於

一年 なくんないかりゅう

所造使人更宜精择不今妄奉以養真章所有押賜押件引使臣等 想忠孝之領輸亦豈欲其如此故財中於古論該深級於春帳今後豈宜一介于是問飲以多端而生事在国家之無抑固原爾以無疑 耿 體以難從且下修本上之樣本期效順而君有楊臣之龍所以除思 碼之的别對王而述職国卖也以推該而近年來将命之使不體 如得 刺 樂錯之這得非左古之怒軍存遠應用迪前就今後所上表案軍 為 嗣守不同日新底政方推入信以杨前却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新夏國精祥使人不今妄舉記知月本年 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札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或其於籍開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無終係於君義親爱 廷之意同循規延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民官司之有守致事

箭子地分里遭警治自今不可更行侵擾而旅過生口並消發造各 終看釋於疑懷交兵後民限宣樂此其淫原泰鳳路一帶熟戶及另 事皆可守言者弗達母閉問係之前庶敢悠久之好 在渝信的規律末間引非所以致福有科保名厥後係未思於遠略 聽比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臨其因山河之界分 年不圖非意之問忽此無名之舉侵於堡障為焚資種始成生事之 道通當務塞之交選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精有悉 联給承不命無有多方念巡通之所 懷唯恩信之是為過照經索之 殊失本藩之體此班貼於部命復尚滯於使人治視奏限尤其開 須終送站五月丁卯 節夏國涅原泰風熟户 弓箭手不可更行侵提旅過生口並

亦已成行戒局的有追越必真典刑裁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苦

荻 諸人地既原迪父之盟我而人民殊厘有护之福狀惟自告罰罪以先 故於旅時曾無賜與之関每我将吏務故封楊之常而宜俗本朝 今後大腿兵衆奄至塞垣拒嚴官軍赛酬若户境守臣之上奏至終 食之與見豈邪謀之所怒而枉與明思将大表不存而肆惡未已質 以待四為宣欲與家與勞為追生事乃春西陸之守嗣推累世之忠 当夏国主提深度路经略司奏 云云国家我成武以安中夏推思信 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於 恨問雖形於古都以莫悉其事端戴循無御之方於示合容之體 遵先訓爰日近歲胡辛京放或後歸元禁之土田或焚荡近追之 賜夏因主取問無名舉兵迎大順城前出往被在史 然不

住坐其學高等亦各分野户下庶二邊之俗行逐科私之安而以

送某人都部往彼取問到日可具事理開奏 宋朝大部分是卷第二百三十四 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溪之儀使永無兵草之虞衆逐 初尤思無御之略載追未年之述有嘉大長之存納舊載於宗盟復 耕松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 朝之部書不意近歲以來維有無名之舉追問多援生聚府華乃至 可見不順之迹先皇帝終務全於国體且往話其事端泊状亦亦之 陳文告之解若将因心猶及誓言之事催終不便安免用您分将 去秋忽迫大順雖云敢仇於熟广蹇亦拒戰於官軍皆謂己朝之情 前夏国主朝廷武共听以息民花德所以懷透顧西夏之封守未 累

これとうなるとうころ

然為追生患與眾與勞今族逐路於 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韵夏周主联修文德听以懷遠人之安武威武听以廣諸夏之祀 豈明夏周主令發遣熟户仍不得侵與洪地站 委任之失人致講俠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他表頭後慰者康 逐派之再以未有私父之忠煩忽刺是之制納暴為土人慕化風出 紀本心中區既思縣藩臣之和又将杜邊事之渐按西平之舊則多 七命之平或誘以官爵改無固之夫為日治深其害未已朕都屑大 以來夏國人騎或角略近邊熟户或侵及當界民時或被以全務、孫 宋朝大治分集奏等三百三十五 我事八十八

於事理等軍具悉以耐腐不麻動無底邦凡德澤之所加因遇退之還及云豈将追園之未固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為免稽留 族住坐久已看某題雖起移任令養被依舊住坐所有終州更不給 無問知惟西夏屏于一方比戴覧於誓文尋俯同於武請遠按還於 人逃背軍卒等所有逆次追奏因依巴其別録過界仍今後不得信縱人騎伙毀溪地致射傷人命及潜購下第舉不蘇偕狂勉循至言應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户並須盡於奏遣 當無省州續得保安軍縣閉里中吉根家院同奉聖古安遠塞門落 門安逸交領級州雖差人去與趙松丞一两次相見終不與定奪了 哲夏 國主所奏差党名扶移等赴寒門地分與趙松丞商量分割塞 说忽構这於異端因念二樣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家 賜夏國主不逐終州部

被是数路略無率歲朝廷站移舍恕不改遍然生事止令听在移以來数與兵甲侵犯隨陰點接人民誘自熟户務度放帳之失生 图 於永保安部無令任事首領拟起事端 其二家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終州因無給遠之理自守所宜遵守誓 趙尚安有指執過是不依誓的交割舊界朝廷務悖大能将示面客 夏国追求人只要交割察泰比移牒省州指就借日界至回牒 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記却送終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 木圆庶共厌於返路向都羅重進等蘇到華表格群恭順既降誓記 家追撫方城並推恩信不專用武盖務息民夏國世根比芬為因 街故於旅時賜與思禮甚倫則於博守誓約件 我的夏國部同前 朝廷站移舍怨不欲遽然生事止令听在移文 之永久不出 ドキ

曲示於仁恩盖狗彼情 医樂生事 重放来表尚有所原軍自作於

觀逆順之情以次家多之論建此露幸之京命已悲仙取之上資沃 築極云初包荒在念仰脩先志俯御乃誠既自省於前華復願坚於 乃後直叩大順團迫城察然焼村落抗敢官軍追奏展開八情共憤 来使犯必不先起事端發揚之間共削尿過 惟爾先父保有西係忽覧計書良深幹念春言於泰情何可任勉勵 休战仍赐絹五百疋銀五百两 永好的奏封所似忠信無渝則見禮而加歲時如舊安民係福不亦 群臣皆請夏國已追誓語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合恕且語滿由庶 非以夏國界年以來数與兵甲侵犯隨陰點擾人民該通熟户去秋 我朝廷思禮明與一切如舊况禄邊熟户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 助夏国東市站 賜夏國主部出手山年 のほと見べるをするよ

孝忠用副存無遠諸親信之列亦同思谕之懷餘今薛宗道等宣諭 常自絕質輸之路方行話問忽報的哀而能您事以謝您遇哀而請 股肇曆是旅城宅高班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撫之守实好累更國東常乞進誓文永遵臣禮賜訪叔年 即規欲日新今又奉衣及奏己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器仍乞 命念方程於茶毒容曲示於慰存乃後點送罪尚求此使介賴堅誠 俗武琴雷底之則結績也封克保罷禁之福 梢 使誓表到日即這使封冊并以終州給送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園重取悔尤至於順漢面卷亦好得與有侵掠 世之忠美自近年旗版放紀以至問令首領誘害追臣設定憲度之 别此些文永連臣被計览來請以意為之夏国既再修職有所宜證 例朝廷必當誠物過吏約束属户各守福楊不得交後則卑安追

伏過光生廣陸射錐分群幸寬既往之幸深察自新之態将使慶流 歸於二家惟賴至仁撫有鉅德保安其原籍些之文用後交改之永 之就爰降稀出究垂命古敢陳怨相上達至聪懷給還於一城即納 守土之非然而始有學端已歸傾起非者相在通故之美會伸溫欽 界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远宣調軽照而易動盖此西北之盡即成 武別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過情說聽期辰聽竊以上鄉世緒 於受盟考聚獎承討論典故河帶山碼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盤本 用朝之垂乾庶使君臣之契和國之散蔚為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 商罪用絕為歐門無侵數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衛國之敢背 尚得被源天泊县赐予之常格謹傾輸之即臣敢不昭改部族嚴 夏国 主省可追接表臣開固基業者心防於物各質神祗者宜務

夏國主給還終州誓站照年二年

钦等記之早順庭後追民開我朝命得逐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原 福品諸子孫指尉已孚故不多及誓品付夏國主 二寨已指挥延州 候交割記却給還緩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 王宝朕才推大信以示萬那俯同或言永無有易其進約塞門安遠 夏闰主比翰比钦預襲世禁已話伙司式格封州属使人之勤請 施行联己成物造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国人藏者祖廟永保体 "點並必在例其餘約來事即一依废脈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 夏國主七早預封州允品

部夏国主兹関函到重伸誓約本誠心之自為為封守之遠國服務夏国主為行冊禮記班養云未審且無刑 外字要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成用稻酌故典表題 也咨詢東常迪性統一訴躬請度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彰之赐無 有西夏寧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即知守國當係其張乃內於誠素 売合萬和而民風和周建列上而 王業 懋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 後是錫爾以等上之封不為不能如爾以車眼之数不為不崇消辰 維熙寧二年歲次已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年已皇帝若日於殿旨 無兵草之患縮惟忠順當體春勤 所宜允從當體棒遇今差其官先衛誓訪往從至可領也 防使人将取册禮既存終於世上宜先論於追此庶逐耕私之私永 立夏国主州

城寨須舉兵入討服為人父母正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昨覧追臣所奏以夏因去私自絕朝迁深入環慶路殺採熟户侵逼答夏國主東常治無字四年 故欲維舊好休兵息民是甚終州前已降治更不令夏因交到塞門 不蹈後處葬自和民時乃之績往欽武祇子一人之奏到可不慎於 賓客照御史大夫上斯都尉彭城縣閉图伯食色上百户到志於即 風且堅臣即軍依來請用遂乃武 商世后西县屏衛中夏既服躬廷之新命宜從帝國之舊儀以結祖 州命爾為夏國主為宋治輔夫復語順者府不将長福機騎肆者靡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無袋到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 既良俗物既还就举不册以華一方今達朝奉即守尚書司封即中 許夏國主嗣子東常從指落儀品以中二年

馬大十足更不用追求故亦語亦想阻如悉表家此平安好追書指 法印造終賜令保安軍移牒有州法人於外首交割至河領也所有 于茶言信問民用歌易所請贖於文巴指揮印於所應有於本並如 然其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足即立省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 是佛來著為京教戴覧需幸之奏聽求具譯之編已降光節将行賜 前夏國主者衣乞扶敬释與一大藏并養限後怕前後前舊報等 強 誓前恩赐如舊 战界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沒善住坐耕牧界五立封發掘逝內 外各認地分照散科種責彼此更無侵粮俟定界畢別進誓表理領 文性與家慈特降青命今有司為勘無至脫鴻卷目所有印造裝成 明夏國王乞順大歌社品

安遠二寒終州更不給這今復何訴止今都延路終答司定立終德

恢 弱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荣其或这拒天兵 前 将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尚主左右并惡名諸部同心之人正許軍 敢咨爾王底久服出院其局向化之心成通更生之路敢稽联命後 宋朝大站今原卷第二百三十五 九族五該無私盖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跡王即有任必無千里之 在神理之莫家因人情之共情方切拯民之念且與問罪之師已造 致弱主之被囚 近彩問具端倪嫩自愿於信約暴驅兵家直犯塞防 在西夏你有慈封爱自近世以來尤罪本藩之職忽存臣之程命治論員因初時玩性四年 拔身自跡及其餘首領能 祖率效順具珠固雌随切夫小爵禄貴